

文帝时期隋与突厥关系的变化

金金花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104)

摘要: 隋朝建国之初, 突厥经常骚扰边境, 严重地威胁着隋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安定。因而如何妥善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成为隋初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隋文帝“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 以战争换取和平”使得与突厥关系经历由“战”到“和”的变化。

关键词: 突厥; 隋朝; 关系变化

隋朝建国伊始, 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东部有高句丽图谋不轨; 南面是陈朝隔江而峙; 西面有吐谷浑, 漠北的突厥又虎视眈眈, 盘踞东北的北齐高保宁集团和契丹、奚、霫三藩势力伺机而动, 如何妥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 成为隋初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据当时形势分析, 突厥的实力最为强大, 对隋朝也最具威胁。

突厥人是起源于中亚叶尼塞河上游的游牧民族, 后来迁徙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 以从事锻铁而著名。五世纪中叶, 突厥被柔然所征服, 被迫迁徙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 成为为柔然汗国专门打制铁器的“锻奴”。在反抗柔然统治的过程中, 突厥人的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在其首领阿史那土门的领导下, 逐步摆脱了柔然的统治, 公元552年, 突厥汗国正式建立, 首领阿史那土门称“伊利可汗”。突厥汗国建立后, 马不停蹄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 到木杆可汗时期(553—572年)“西破(口厌)哒, 东走契丹, 北并契骨, 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 西至西海万里, 南自沙漠以北, 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达到了突厥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木杆可汗过世后, 其弟佗钵可汗继位, 统治了近十年, 至公元581年病卒, 沙钵略可汗继位。是年隋朝建立。面对初建的隋朝, 突厥沙钵略可汗举兵南进。沙钵略之所以选择战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 为北周宗室复仇。沙钵略可汗之妻是北周宗室千金公主, 杨坚代周建立隋, 沙钵略可汗称: “我, 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 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¹故而发兵。

其次, 掠夺财富。突厥和中原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常在塞上进行贸易。但是正常的贸易不能满足突厥对物质文化的需求, 因而常常通过战争掠夺来获得, 《隋书·突厥传》载: “(漠北)去岁四时, 竟无雨雪, 川枯蝗暴, 卉木烧尽, 饥疫死亡, 人

畜相半。旧居之所, 赤地无依。”连年的灾害使得突厥的百姓难以维持生活。而隋朝的统治者对突厥态度坚决, 不似以往北周、北齐主动提供衣食物资来相讨好突厥。这也大大刺激了突厥可汗, 所以南下进行抢掠。

再次, 转移突厥内部的矛盾。突厥汗国建立以来, 内部是比较安定团结的, 但佗钵可汗的过世, 却引发了佗钵的侄子摄图和其子庵罗、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的汗位之争。最后, 摄图虽凭借实力登上了第一可汗宝座, 得立为沙钵略可汗, 名义上统辖整个汗国, 但事实上内部矛盾重重, 危机四伏, 佗钵可汗子庵罗称第二可汗, 迁居独洛水; 大逻便为阿波可汗, 所部在于都斤山西北; 最西面的是达头可汗玷厥, 居于乌孙故地(今伊犁河流域一带); 最东面的是摄图之弟处罗侯, 后称突利可汗, 控制了辽河以西的奚、契丹等族。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拥有强兵, 分居四面, 内怀猜忌。沙钵略可汗急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来转移矛盾, 摆脱内部的困境, 同时希望战争能增加自身实力, 加强各个可汗之间的凝聚力。

面对突厥来势汹汹, 隋文帝抛弃了周、齐统治者长期以来对突厥“争结婚好, 倾府藏以事之”的做法, 隋文帝认为主动提供物资给突厥, 非但不能消除突厥贵族的贪欲, 阻止他们的入侵, 相反助长了他们的实力, 滋长了突厥贵族对中原王朝的轻视。因此隋文帝彻底改变中原王朝在对突厥关系中的消极状态, 积极应对。用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 以战争换取和平, 隋与突厥的关系, 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开皇元年至开皇四年(581—584年)以“战”为主。

开皇元年(581年), 沙钵略可汗趁隋王朝刚刚建立, 与北齐的余党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 攻占了临渝镇(今河北省山海关), 刚即位的隋文帝下令加强防御, 修筑长城, “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 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 屯兵数万以备之”。²又令太子杨勇驻兵咸阳, 防止沙钵略偷袭长安。与此同时, 也开始组织反击。开皇二年(582年)四月, 一支突厥骑兵侵入隋朝鸡头山、河北山一带, “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 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³五月, 沙钵略集突厥五大可汗(沙钵略、庵罗、达头、阿波、贪汗)率四十万大军入侵长城, 随后又入侵兰

文化意识, 它的柔性遍布园林的各个角落, 每个造园媒介都渗透了柔性。它的园林建筑重檐攒尖, 飞檐翘角, 墙垣蜿蜒, 游廊盘旋, 亭台错落, 碎石铺路。整个造园风格是多曲折、多变化、多开畅, 没有西方古典园林建筑的规整中轴线、斜线及严谨的几何图案所表现出的阳刚之气, 充满阴柔美。园中水景以静态为主, 充满柔性, 它和水上、池边的建筑相配合, 湖光倒影, 满目清新。园中植物景以柔弱的花草为主, 树影婆娑, 花草摇落。是柔性、春意、女性的表征。因此说, 私家园林对于才女们来说更是显得那么重要。

总结

明末清初, 社会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的发展, 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也趋向宽容, 虽说还是被囿于家庭藩篱之中几乎与世隔绝, 但此时发展到高峰的私家园林(花园)成为女性排解烦闷, 与自然接触的一个场所, 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园林生活浸润了她们的心理; 通过对女性园林生活背景的研究, 我们能看到她们是如何利用有限而具体的资源, 在占统治地

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 跨越内外界限极有创造地开辟出一个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生存空间。

注释:

- ①《江南通志》卷176人物志列女四库本
- ②(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屠氏瑶瑟沈氏天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③(明)黄汝亨《寓林集》卷15《亡儿茂梧志》,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69册齐鲁书社1997年

参考文献:

- [1] (美)高彦颐著, 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2] (明)汤显祖著徐硕方, 杨笑梅校注《牡丹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州,北边自武威、天水、金城、弘化,至上郡、延安所到之处,洗劫一空。虽然军事上有所失利,但隋军仍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年)颁布讨突厥诏,开始反守为攻,向突厥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带领李充等四位大将出朔州道,兵分八路出塞讨伐突厥。最终杨爽的军队与沙钵略的军队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遭遇。杨爽采纳了行军总管李充的建议,沙钵略一路胜利,必定骄傲,对中原军队轻敌而没有准备,令李充率精骑五千大破突厥。沙钵略的军队丢盔弃甲,一路逃亡,饥谨难耐,没有粮食,只能“粉骨为粮”,结果疾疫流行,死者无数。随军乘胜追击,东北边,西北边也连连捷,收复失地。隋朝军事反击取得了全线胜利。

在军事反击的基础上,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根据突厥内部诸可汗摄图、达头、阿波、突利叔侄兄弟之间“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⁴的局面,进一步制定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治策略,激化其内部矛盾,对突厥进行分化。至583年,东西突厥分裂,内战不断,不但停止了大规模的对隋侵略,还积极向隋示好“请和求援”,以换取在内战中的优势,从开皇四年至仁寿四年(584—604年)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第二阶段。

开皇四年(584年)九月,沙钵略可汗向隋朝请求和亲,其妻千金公主虽对隋有亡国之恨却也上书请求改姓杨,愿意成为隋帝女。文帝同意和亲,封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沙钵略可汗大喜,上书表示:“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文帝回复“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不异。”⁵隋与突厥以翁婿相称。后文帝又派遣大臣虞庆则和长孙晟出使突厥。事实证明沙钵略请和是形势所逼,并是真心归顺。所以在接见隋使时,极为倨傲,不肯跪接诏书。长孙晟劝解:“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⁶沙钵略无奈最终跪受玺书,后沙钵略还嫁其妹于虞庆则。沙钵略因失利归附,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隋面对其骄而不恭的表现,隋使亦能顾全大局,以理晓喻。这一举措,虽有其军事上的某种考虑,但就客观而言,以和平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对促进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可汗被西突厥达头可汗围困,又东惧契丹,于是向隋文帝告急,请求将部落南迁漠南,寄居白道川。文帝准许了,并命镇守并州的晋王杨广率兵给予物资援助。沙钵略迁到白道川后继续与阿波争斗,阿波的盟友乘虚而入劫持了沙钵略的妻子。隋军协助沙钵略击败阿波,解救了沙钵略妻子。沙钵略依靠隋朝的帮助才有了栖息之所,才得以家人团聚,心里感激,主动上书愿与隋建立君臣关系,“况今被占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为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亦作库含真)等奉表以闻。”⁷沙钵略将自己的儿子送入隋做人质,以表明自己诚意的一种表现。这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高潮。

开皇七年(587年)夏,沙钵略卒。之后,隋与突厥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与突厥其他可汗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沙钵略过世后其弟处罗侯继位,称为莫何可汗(也称叶护可汗)。处罗侯深刻认识到突厥内部力量分散,处境困难,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生存发展,因而必须寻求靠山,当时争取隋朝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处罗侯登上汗位后马上遣使入朝,向隋示好。文帝大喜,册立突厥可汗并给予大量赏赐,双方关系更进一步,形成册立关系。其后莫何可汗在与阿波可汗的战争中,打着隋所赐的旗鼓西征,西突厥以为莫何可汗有隋兵相助,不敢硬战,也

有许多部族降附。莫何可汗实力大增,莫何可汗活捉阿波,上书请求阿波的生死,大臣高颎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存养之以示宽大。”⁸隋文帝听取了高颎的建议,采取了宽大的政策,维护了双方的和平关系。

处罗侯西征时不幸中流矢而亡。开皇八年(588年),沙钵略之子虞闾继位称都蓝可汗,即位之初都蓝可汗延续了处罗侯对隋的做法,遣使入朝,争取隋朝的承认和支持,确立君臣关系。隋派遣长孙晟吊唁莫何可汗,册立都蓝,并赐以宝物。

都蓝继位可汗后,双方的关系虽然出现了反复,但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却得到了巩固发展。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文帝把陈叔宝的屏风赐给突厥大义公主。公主因宗主国为隋朝所灭,心情常常不平静,遂提诗感慨:“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偏伤远嫁情。”⁹文帝听说后很是气愤,赏赐也是越来越少。开皇十三年(593年)流亡汉人杨钦宣称周宗室女婿刘昶即将反攻隋朝,煽动大义公主配合滋扰隋朝边境,都蓝也因之不修职贡,屡为边患,文帝大怒,乃遣使到突厥宣布废黜公主,后又命都蓝处死了大义公主。大义公主的死使已经激化的形势暂时缓和了下来。

开皇十七年(597年)突利可汗、都蓝可汗不约而同向隋求婚,长孙晟献策:都蓝是因为和达头可汗有矛盾才依附隋朝,迟早是会叛离的。如果真把公主嫁于都蓝,只会让他借助隋朝的威严,助长自己势力,如果让其征服了达头、突利等可汗,就更加难以控制;反观突利,是处罗侯的儿子,两代与隋亲善,把公主嫁于他,可以控制南部突厥,突利可汗兵少力弱,控制相对容易,还可借其牵制都蓝。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文帝将隋安义公主嫁于突利,突利带领部众南迁至度斤旧镇(即于都斤山,沙钵略旧时建牙之处)。隋的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都蓝,都蓝觉得受到了侮辱,自己身为突厥为大可汗,待遇反到不如突利,“朝贡遂绝,数为边患”。正如文帝所期望的,当都蓝与隋为敌,屡犯边境时,突利监视着都蓝的动静,及时奏报朝廷,隋朝每次都能有准备迎战,都蓝不敌。

开皇十九年(599年),都蓝与宿敌达头可汗建立联盟,联合兵力打击突利可汗。突利无力应战,节节败退,只得向隋求援。十月,隋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又因为安义公主已死,又将义成公主嫁启民,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安置启民,有了隋的援助,启民收复失地。

十二月,都蓝被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部落内部混乱,长孙晟建议文帝乘此招抚,果然降附之人很多。

仁寿元年(601年),隋派杨素协助启民北征,当时漠北大乱,许多部落归附启民,启民便成为东突厥大可汗。603年,铁勒十余部背离达头归顺了启民,达头逃往吐谷浑不知所终,启民收其余众,并统领东方之奚、霫、室韦等,臣服于隋。

隋文帝后期,隋与突厥始终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往来关系。文帝从即位改变前期周齐对突厥的退让巴结政策,“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积极军事上应战,后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又辅以政治外交手段,最终为隋和突厥的关系带来了和平。

注释:

- 1.《资治通鉴》卷175.
- 2.《资治通鉴》宣帝太建十三年.
- 3.《隋书》《高祖纪上》.
- 4.《隋书》卷51《长孙晟传》.
- 5.《隋书》卷84《突厥传》.
- 6.《隋书》卷51《长孙晟附长孙晟传》.
- 7.《隋书》《北狄传》.
- 8.《读通鉴论》卷19.
- 9.《隋书》《北狄传》.

作者简介:

金金花(1978-),女,江苏苏州人,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教育。